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
 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編號 D8621501

卷十三

一卷

俞牙捧琴謝知音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姪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羞齊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幾樣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知心腹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知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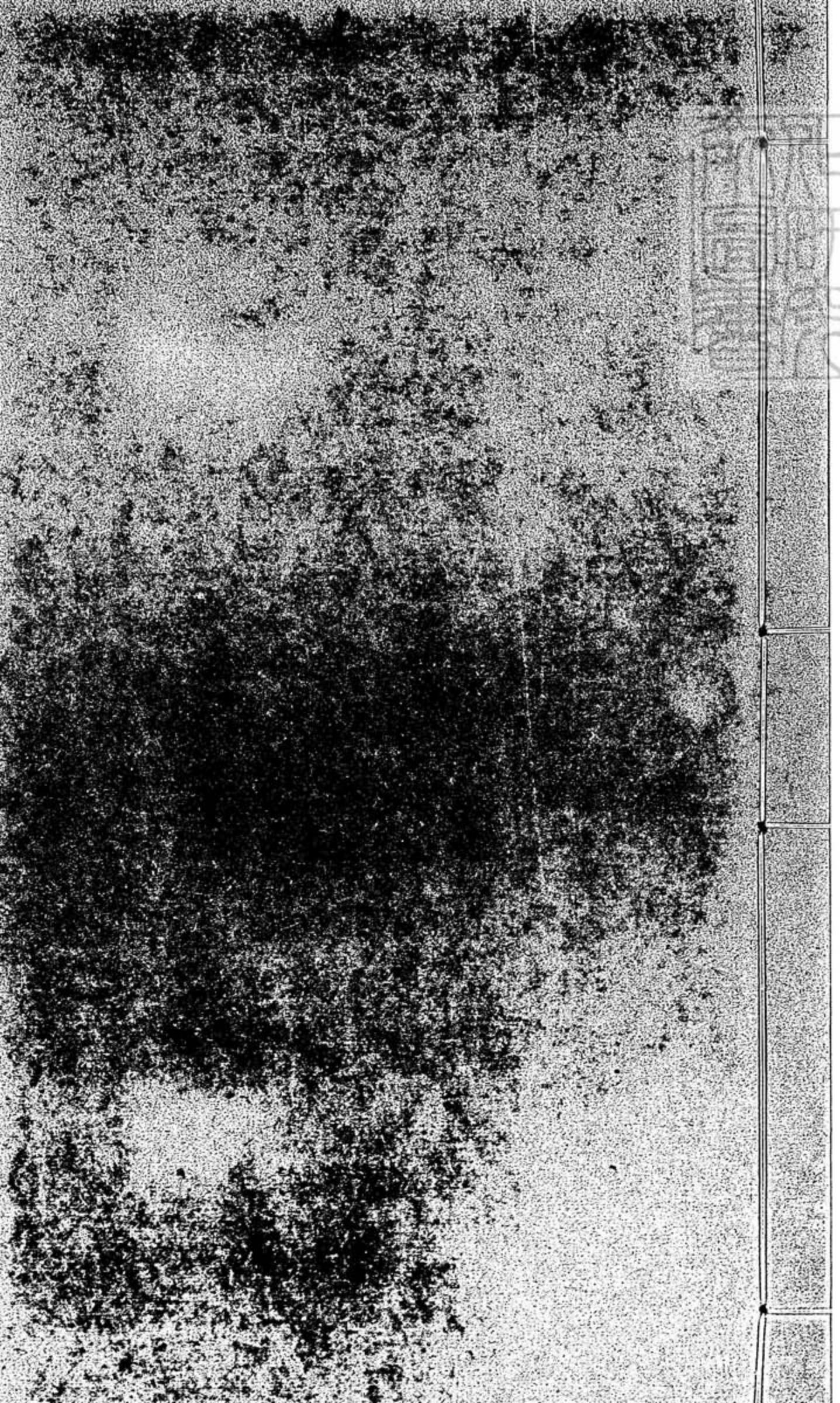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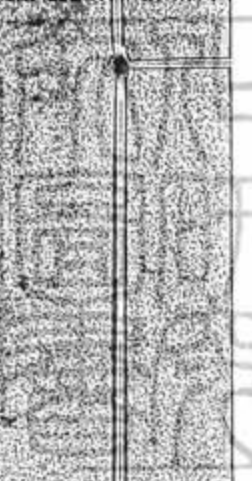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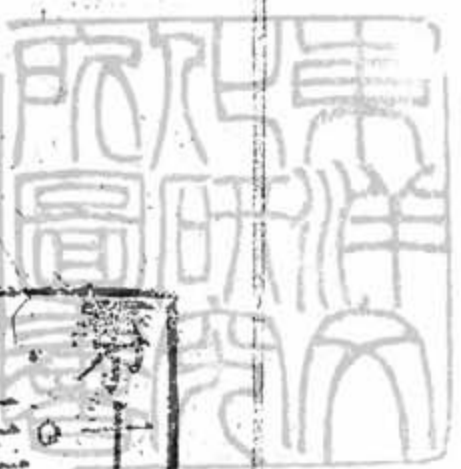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丹貧窮石崇富

箕來都是只爭時

話說大宋元祐年間，一箇太常寺大卿姓陳名亞，因打
章子厚不中，除做江東留守安撫使，兼知建康府。一
日與衆官宴於臨江亭上，忽聽得亭外有人叫道：不
用五行四柱，能知禍福興衰。大卿問甚人，敢出此語。
衆官有會認的，說道：此乃金陵術士邊蓄，大卿分付
與我，叫來即時叫至門下，但見

破帽無簷 籃縷衣裾 霜髯瞽目 僂僕形軀
邊瞽手携節杖入來長揖一聲摸著塔沿便坐大卿
怒道你既瞽目不能觀古聖之書輒敢輕五行而自
高邊瞽道某善能聽簡笏聲知進退聞鞋履響辨死
生大卿道你術果驗否說言未了見大江中畫船一
隻櫓聲嘩亂自上流而下大卿便問邊瞽主何災福
荅言櫓聲帶哀舟中必載大官之喪大卿遣人訊聞
果是知臨江軍李郎中在任身故載靈柩歸鄉大卿
大驚道使漢東方朔復生不能過汝贈酒十罇銀十
兩遣之那邊瞽能聽櫓聲知災福今日且說箇賣卦

先生姓李名杰是東京開封府人去兗州府奉符縣
前開箇十肆用金紙糊着一把太阿寶劍底下箇
招兒寫道斬天下無學同聲這箇先生果是陰陽有
精通周易善辨六壬瞻乾象遍識天文觀地理明
知風水五星深曉決吉凶禍福如神三命秘談斷
成敗興衰似見

當日挂了招兒只見一箇人走將進來怎生打扮但

見

裹背繫帶頭巾着上上兩領皂衫腰間繫條絲絛下

面着一雙乾鞋淨襪袖裏袋着一軸文字。

那人和金劍先生相揖罷說了年月日時鋪下卦子只見先生道這命筭不得那箇買卦的却是奉符幾裏第一名押司姓孫名文問道如何不與我筭這命先生道：上覆尊官這命難筭押司道：怎地難筭先生道：尊官有酒休買護短休問押司道：我不會喫酒也不護短先生道：再請年月日時。恐有差誤押司再說：了八字先生又把卦子布了道：官且休筭押司道：我不諱但說不妨先生道：卦象不好寫下四句來道：

白虎臨身日

臨身必有災

不過明日丑

親族盡悲哀

看了問道：此卦主何災福？先生道：實不敢職主官當死。又問：却是我幾年上當死？先生道：今年死。又問：却是今年幾月死？先生道：今年今日死。再問：是今年今日幾日死？先生道：今年今日死。再問：早晚時辰？先生道：今年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司道：若今夜真箇死，萬事全休。若不死，明日和你縣裏理會。先生道：今夜不死，尊官明日來取下這斬無學同聲的劍，斬了小子的頭。押司聽說不覺怒。

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把那先生粹出卦舖去怎地計結那先生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開愁滿肚皮

只見縣裏走出數箇司事人來攔住孫押司問做甚關押司道甚麼道理我聞買箇卦却說我今夜三更三點當死我本身又無疾病怎地三更三點便死待粹他去縣中官司究問明白衆人道若信上賣了屋賣卦口沒量斗衆人和烘孫押司去了轉來埋怨那先生道李先生你觸了這箇有名的押司想也在此賣卦不成了從來貧好斷賤好斷只有壽數難斷你



不是閻王的老子判官的哥哥那裏便斷生斷死刻時刻日這般有准說話也該放寬緩些先生道若要奉承人卦就不准了若說實話又惹人怪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歎口氣收了卦舖搬在別處去了却說孫押司雖則被衆人勸了只是不好意思當日縣裏押了文字歸去心中好悶歸到家中押司娘見他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便問丈夫有甚事煩惱想是縣裏有甚文字不了押司道不是你休問再問道多是今日被知縣責罰來又道不是再問道莫是與人爭鬧來押司道也不是我今日去縣前買箇卦那先

生道我主在今年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司娘聽得說，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問道：怎地平白箇人，今夜便教死？如何不摔他去縣裏官司？押司道：便摔他去，衆人勸了。渾家道：丈夫你且只在家裏少待，我尋常有事，兀自去知縣面前替你出頭。如今替你，你去尋那箇先生問他。我丈夫又不少官錢私債，又無甚官事臨逼，做甚麼今夜三更便死？押司道：你且休去待我，今夜不死，明日我自與他理會，却強如你婦人家當日天色已晚，押司道：且安排幾盃酒來。我今夜不睡，消遣這一夜，三盃兩盃，不覺喫得

只見孫押司在樓橋上，醉着醉眼，打瞌睡。軍家道：丈夫怎地便睡着叫迎兒？你且搖覺爹，一來迎兒到身邊，搖着不醒，叫一合不應。押司娘道：迎兒，我和你扶押司入房裏去睡。若還是說話的，向年主政，肩長欄腰，抱住把臂拖回。孫押司只吃着酒消遣，一夜千不合，万不合，上床去睡，却教孫押司只就當年正月當日，當夜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漢書裏彭越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

暗送无當死不知

渾家見丈夫先去睡，分付迎兒厨下打滅了火燭說

卷十三
步迎兒道你曾听你爹二說日間賣卦的弄你爹二
今夜三更當死迎兒道告媽二迎兒也听得說來那
裏討這話押司娘道迎兒我和你做些針線且看今
夜死也不死若还今夜不死明日却与他理人教迎
兒你且莫睡迎兒道那裏敢睡道犹未了迎兒行嗒
睡押司娘道迎兒我教你莫睡如何便睡着迎兒道
我不睡纔說罷迎兒又睡着押司娘叫得應問他如
今甚时候了迎兒听果衙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押司
娘道迎兒且莫睡則个這時辰正醜醜那迎兒又羅
着叫不應只听得押司從床上跳將下來兀底中問

響押司娘急忙叫醒迎兒點灯看時只听得大門响
迎兒和押司娘點灯去趕只見一个着白的人一隻
手掩着面走出去撲通地跳入奉符果河裏去了正
是

情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分付与東風

那條河直通着黃河水瀄瀄也似紫那裏打撈尸首
押司娘和迎兒就河邊号天大哭道押司你却怎地
投河教我两个靠兀誰即時叫起四家鄰舍來上手
住的才嫂下手住的毛嫂对門住的毛嫂对門住的
都來押司娘把上件事對他們說了一遍才嫂道真

有這般作怪的事毛嫂道我日裏兀自見押司着皂衫袖着文字歸來老媳婦和押司相叫來高嫂道便是我也和押司厮叫來鮑嫂道我家裏的早聞去原前有事見押司拌着膏卦的先生兀自歸來說怎知道如今真个死了才嫂道押司你怎地不分付我們鄰舍則个如何便死撲地兩行淚下毛嫂道思量起押司許多好处來如何不煩惱也眼淚出鮑嫂道押司几時再得見你即時地方申呈官司押司娘少不得做些功果追薦亡靈然指問过了三個月當日押司娘和迎兒在家坐地只見兩個婦女吃得面紅

頰赤上手的提着一甌酒下手的把着兩朵通草花掀開布簾入來道這真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時却是兩箇媒人無非是姓張姓李押司娘道婆婆多時不見媒婆道押司娘煩惱外日不知不曾送得香紙來莫怪則箇押司如今也死得幾時答道前日已做過百日了兩箇道好快早是百日了押司在日直恁地好人有時老媳婦和他厮叫還喏不送時今死了許多時宅中冷靜也好說頭親事是得押司娘道何年月日再生得一箇一似我那丈夫孫押司這般人媒婆道恁地也不難老媳婦却有一頭好親押司娘道

且任如何得似我先頭丈夫兩箇喫了茶歸去過了數日又來說親押司娘道婆婆休只管來說親你若依得我三件事便來說若依不得我一世不說這親寧可守孤孀度日當時押司娘啓齒張舌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撞着五百年前夙世的冤家雙雙受國家刑法正是

鹿迷秦相應難辨

蝶夢莊周末可知

媒婆道却是那三件事押司娘道第一件我死的丈夫姓孫如今也要嫁箇姓孫的第二件我先丈夫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如今也只要恁般職役的人

第三件不嫁出去則要他入舍兩箇聽得說道好也你說要嫁箇姓孫的也要一似先押司職役的教他入舍的若是說別件事還費些計較偏見這三件事老媳婦都依得好教押司娘得知先押司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喚做大孫押司如今來說親的元是奉符縣第二名押司如今死了大孫押司鑽上差役做第一名押司喚做小孫押司他也肯來入舍我教押司娘嫁這小孫押司是肯也不押司娘道不信有許多。奏巧張媒道老媳婦今年七十二歲了。胡說時變做七十二隻雌狗在押司娘家喫屎押司娘道

果然如此，煩婆婆且去說看，不知緣分如何。張媒道：「就今日好日，討一箇利市團圓吉帖，押司娘道：『却不會買在家裏。』李媒道：『老媳婦這裏有便從抹胸內取出一幅五男二女花牋紙來，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當日押司娘教迎兒取將筆硯來，寫了帖子，兩箇婆婆接去，免不得下財納禮，往來傳話，不上兩月，入舍小孫押司在家，夫妻兩箇好一對兒，果是說得着，不則一月，兩口兒喫得酒醉，教迎兒做些箇醒酒湯來，喫迎兒去厨下一頭爐火口裏，捏碗道：『死的押司』」

迎兒自睡，如今却教我做醒酒湯，只見火筒裏住了孔，燒不着，迎兒低着頭，把火筒去竈床邊上敲敲，未得幾聲，則見竈床脚漸漸起來，離地一尺已上，見一箇人頂着竈床版，頂上套着并欄，披着一帶頭髮長，伸着舌頭，眼裏滴出血來，叫道：『迎兒與爹爹做主，則箇說得迎兒大叫一聲，匹然倒地，面皮黃眼無光，唇口紫，指甲青，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

身如五鼓衝山月

命似三更滴盡燈

夫妻兩人急來救得迎兒，甦醒討些安魂定魄湯與

他喫了問道你適來見了甚麼便倒了迎兒告媽媽
却纔在竈前燒火只見竈床漸漸起來見先押司爹
爹版項上套着井欄眼中滴出血來披着頭髮叫聲
迎兒便喫驚倒了押司娘見說倒把迎兒打箇漏風
掌你這丫頭教你做醒酒湯則說道懶做便了直裝
出許多死模樣莫做打滅了火去睡迎兒自
去睡了且說夫妻兩箇歸房押司娘低低叫道二哥
這丫頭見這般事不中用教他離了我家罷小孫押
司道却教他那裏去押司娘道我自有的箇道理到天
明做飯喫了押司自去官府承應押司娘叫過迎兒

迎兒你在我家裏也有七八年我也看你在眼
如今比不得先押司在日做事我看你肚裏莫要
要嫁箇老公如今我與你說頭親迎兒道那裏敢指
望却教迎兒嫁兀誰押司娘只因教迎兒嫁這箇人
與大孫押司索了命正是

風定始知蟬在樹

燈殘方見月臨窓

當時不由迎兒做主把來嫁了一箇人那厮姓王名
興渾名喚做王酒酒又喫酒又要賂迎兒嫁將去那
得二三箇月把房臥都費盡了那厮喫得醉走來家把
迎兒罵道打脊賤人見我恁般苦不去問你使頭借

三五百錢來做盤纏迎兒喫不得這廝罵把裙兒繫了腰一程走來小孫押司家中押司娘見了道迎兒你自嫁了人又來說甚麼迎兒告媽媽實不敢瞞迎兒嫁那廝不着又喫酒又要賭如今未得三箇月有些房臥都使盡了沒計奈何告媽媽借換得三五百錢把來做盤纏押司娘道迎兒你嫁人不着是你的事我今與你一兩銀子後番却休要來迎兒接了銀子謝了媽媽歸家那得四五日又使盡了當日天色晚王興那廝喫得酒醉走來看迎兒道打脊賤人你見恁般苦不去再告使頭則箇迎兒道我前番去

得一兩銀子喫盡千言萬語如今却教我又怎地去王興罵道打脊賤人你若不去時打折你一雙腳迎兒喫罵不過只得連夜走來孫押司門首看時門却關了迎兒欲待敲門又恐怕他埋怨進退兩難只得再走回來過了兩三家人家只見一箇人道迎兒我與你一件物事只因這猶以身上我只替押司娘和小孫押司煩惱正是

龜遊水面分開綠

鶴立松梢點破青

迎兒回過頭來看那叫的人只見人家屋簷頭一箇人角幘頭緋袍角帶抱着一骨碌文字低聲叫道

迎兒。我是你先的押司。如今見在一箇去處。未敢說與你知道。你把手來。我真像一件物事。迎兒打一接。接了這件物事。隨手不見了。那箇繫袍角帶的人。迎兒看那物事時。却是一包碎銀子。迎兒歸到家中敲門。只聽得裏面道。姐姐。你去使頭家裏如何恁早晚纔回。迎兒道。好教你一死。我去媽媽家借米。他家關了門。我又不肯敲。怕喫他埋怨。再走回來。只見人家屋簷頭立着先的押司。斜角幘頭。緋袍角帶。與我一包銀子。在這裏。王興聽道。打脊賤人。你却來我面前說鬼話。你這一包銀子。來得不明。你且進來。迎兒入

去。王興道。姐姐。你尋些話說。那竈前看見先押司的話。我也都記得。這事一死。有些蹊蹺。我却怕鄰舍聽得。又恁地如此說。你把銀子收好。待天明去縣裏首告他。正是

着意種花花不活

等閒插柳柳成陰

王興到天明時。思量道。且住。有兩件事。告首不得。第一件。他是縣裏頭名押司。我怎敢惡了他。第二件。却無實跡。連這些銀子。也待入官。却打沒頭官司。不如贖幾件衣裳。買兩個盒子。送去孫押司家裏。到去謁索。他則箇計較已定。便去買下兩個盒子。送去兩

人打扮身上乾淨走來孫押司家押司娘看見他夫妻二人身命乾淨又送盒子來便道你那得錢鈔王興道昨日得押司一件文字撰得有二兩銀子送些盒子來如今也不喫酒也不賭錢了押司娘道王興你自歸去且教你老婆在此住兩日王興去了押司娘對着迎兒道我有一炷東峰代岳願香要還我明日回你去則箇當晚無話明早起來梳洗罷押司任去縣裏去押司娘鎖了門和迎兒同行到東岳廟殿上燒了香下殿來去那兩廊下燒香行到速報司前迎兒裙帶繫得鬆脫了裙帶押司娘先行過去

正在後面繫裙帶只見速報司裏有箇解角幘頭絆角帶的判官叫迎兒我便是你先的押司你與我申冤則箇我與你這件物事迎兒接得物事在手看了一看道却不作怪泥神也會說起話來如何與我這物事正是

開天闢地罕曾聞

從古至今希得見

迎兒接得來慌忙揣在懷裏也不敢說與押司娘知道當日燒了香各自歸家把上項事對王興說了王興討那物事看時却是一幅紙上寫道

大女子 小女子

前人耕後人饌

要知三更事

撥開火下水

來年二三月

句已當解此

王興看了解說不出分付迎兒不要說與別人知道
看來年二三月間有甚麼事撚指間到來年二三月間
換箇知縣是廬州金斗城人姓包名拯就是令人傳
說有名的包龍圖相公他後來官至龍圖閣學士所
以叫做包龍圖此時做知縣還是初任那包爺自小
聰明正直做知縣時便能剖人間暖昧之情斷天下
狐疑之獄到任三日未曾理事夜間得其一夢夢見
自己坐堂堂上貼一聯對子

要知三更事

撥開火下水

包爺次日早堂喚合當吏書將這兩句教他解說無
人能識包公討白牌一面將這一聯楷書在上却就
是小孫押司動筆寫畢包公將朱筆判在後面如有
能解此語者賞銀十兩將牌掛於縣門煤動縣前縣
後官身私身推肩擦背只爲貪那賞物都來賄先爭
看却說王興正在縣前買棗糕喫聽見人說知縣相
公掛一面白牌出來牌上有二句言語無人解得王
興走來看時正是速報司判官一幅紙上寫的話語
地喫了一驚欲要出首那新知縣相公是箇古怪的

人怕去惹他。欲待不說，除了我再無第二箇人曉得。這二句話的來歷，買了棗糕回去，與渾家說知此事。迎兒道：先押司三遍出現，教我與他申冤。又白白裏得了他一包銀子，若不去出首，只怕鬼神見責。王興意猶不決，再到縣前，正遇了鄰人裴孔目。王興平昔曉得裴孔目是知事的，一手扯到僻靜巷裏，將此事與他商議。該出首也不該。裴孔目道：那速報司這一幅紙在那裏？王興道：見藏在我渾家衣服箱裏。裴孔目道：我先去與你稟官，你回去取了這幅紙帶到縣裏，待知縣相公喚你時，你却拿將出來做箇證見官。

王興去了。裴孔目候包爺退堂，見小孫押司不退左右，就跪將過去。稟道：老爺白牌上寫這二句，只有鄰舍王興曉得來路。他說是岳府速報司與他一幅紙，上還寫許多言語。內中却有這二句。包爺問道：王興如今在那裏？裴孔目即便回家取那一幅紙去了。包爺差人速拿王興，回說却說王興回家開了渾家的衣箱，檢那幅紙出來看時，只叫得苦。原來是一張素紙，字跡全死，不敢到縣裏去。懷着鬼胎，躲在家中。知縣相公的差人到了新官新府，如火之急，怎好推辭？只得帶了這張素紙，隨着公差進縣，直至後堂。

包爺屏去左右只留裴孔目在傍包爺問王興道裴某說你在岳廟中敢得一幅紙可取上來看看玉興連叩頭稟道小人的妻子去年在岳廟燒香走到速報司前那神道出現與他一幅紙上寫着一篇說話中間其實有老爺白牌上寫的兩句小的把來藏在衣箱裏到今日檢看變了一張素紙如今這素紙見在小人不敢說謊包爺取紙上來看了問道這一篇言語你可記得王興道小人還記得即時念與包爺听了包爺將紙寫出仔細推詳了一會叫王興我且問你那神道把這一幅紙與你的老婆可再有甚

麼言語分付王興道那神道只叫與他申冤包爺大怒喝道胡說做了神道有甚冤沒處申得偏你的奴娘會替他申冤他到來夾你這等無稽之言却哄誰來王興慌忙跪下道老爺是有箇緣故包爺道你細細講講得有理重賞如無理將今日就是你開棒了玉興稟道小人的妻子原是伏侍本縣大孫押司的叫做迎兒因弄命的筭那大孫押司某年某月某日三更三點命裏該死何期果然死了主母隨了如今的小孫押司却把這迎兒嫁出與小人爲妻小人的妻子初次在孫家竈下看見先押司現身頂上套着

井欄披髮吐舌眼中流血叫道迎兒可與你爹爹做
主第二次夜間到孫家門首又遇見先押司舒角牒
頭緋袍角帶把一包碎銀典小人的妻子第二遍岳
廟裏速報司判官出現將只一幅紙與小人的妻子
又囑付與他申冤那判官爺模樣就是大孫押司原
是小人妻子舊日的家長包爺聞言呵呵大笑原來
如此噶叫左右去拿那小孫押司夫婦二人到來你
兩箇做得好事小孫押司道小人不曾做甚麼事包
爺將速報司一篇言語解說出來大女子小女子女
之子乃外孫是說外郎姓孫分明是人孫押司小孫

前人耕來後人餽二者食也是說你白得他的
老婆享用他的家業要知三更事投開火下水大孫
押司死於三更時分要知死的根由投開火下之水
那迎兒見家長在竈下披髮吐舌眼中流血此乃勤
死之狀頭上套着井欄井者水也空者火也水言火
下你家空必砌在井上死者之屍必在井中來年二
三月正是今日句已當解此句已兩字合來乃是個
包字是說我包某今日到此為官解其語意與他雪
冤囑教左右同王與押着小孫押司到他家空下不
拘姪及要勒死的屍首回話衆人似疑不信到孫家

發開灶床脚地下是一塊石板揭起石板是一口井
 喚集土工將井水吊乾絡了竹籃放入下去打撈三
 起一个屍首來衆人齊來認看面色不改还有人認
 得是大孫押司項上果有勒帛小孫押司唬得面如
 土色不敢開口衆人俱各駭狀元來這小孫押司當
 初是大雪裏凍倒的人當時大孫押司見他凍倒好
 个後生救他活了教他識字為文書不想渾家與他
 有事當日大孫押司算命回來時恰好小孫押司正
 閃在他家見說三更前後當死趁这个机会把酒灌
 醉了就當夜勒死了大孫押司擱在井裏小孫押司

却掩着面走去把一塊大石

縣河裡撲

地一声响當時只道大孫押司投河死了後來却
 把坐來壓在井上次後說成親事當下衆人回復了
 包爺押司和押司娘不打自招雙雙的擱成死罪償
 了大孫押司之命包爺不失信於小民將十兩銀子
 賞与王與王與把三兩謝了裴孔目不在話下包爺
 初任因斷了這件公事名聞天下至今人說包爺圖
 日間斷人夜間斷鬼有詩為證

詩句藏謎誰解明

包公一斷鬼神驚

寄声暗室虧心者

莫道天公鑑不清